

肯尼迪到底是谁暗杀的？阿波罗登月是个骗局吗？ 阴谋论听起来总是更像模像样

相关链接

“9·11”骗局说

在 YouTube 上,一部关于“9·11”恐怖袭击“内幕”的自制纪录片《Loose Change》轰动一时。影片对媒体报道和官方调查结论中的众多技术细节提出质疑,引发“9·11”袭击为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猜想。

影片提出的疑点包括:纽约世贸中心三座钢结构大厦——双塔及7号楼在着火燃烧后以“接近自由落体速度”迅速坍塌,这在消防史上前所未有,其效果类似于从内部爆破,现场收集的尘土经独立检测发现了爆炸物的痕迹;那架据说撞向五角大楼的飞机撞出的坑比它的实际体积小得多,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可见的残骸;官方称另一架遭劫持后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的飞机完全解体,乘客遗体与黑匣子均无从寻觅。这在坠机事件中也是前所未有。

“外星人秘密协议”

今天的众多 UFO 学说起源于 1947 年在新墨西哥州罗斯韦尔发现了一个疑似“外星飞船残骸”,很快,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成立“MJ-12 行动组”。

阴谋论者说,“MJ-12”小组安排外星人和总统艾森豪威尔坐下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允许外星人通过绑架地球人和截取动物肢体研究人类构造,换取外星人掌握的“黑暗技术”,以开发新型武器。

今年 11 月 22 日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 50 周年。尽管美国官方对这起暗杀事件早已盖棺定论,但在美国民众心里,它始终是个未解之谜,关于它的各种阴谋论 50 年来层出不穷。

不光是肯尼迪之死,围绕影响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各种大事件,总会衍生出不少比官方版本更“抢镜”、更“得人心”的阴谋论,成为美国政治一道独特风景。

刑侦篇:肯尼迪之死

关于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之死的阴谋论,可谓是最经久不衰、最言之凿凿、最多版本的政治传说。美国官方负责调查此事的沃伦委员会宣布凶手是个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年轻人,但大多数美国人至今都相信他只是个小爪牙或烟幕弹。

起初都是一个“拍客”惹的祸。亚伯拉罕·扎普鲁德是达拉斯位女服装制造商,也是肯尼迪的粉丝。1963 年 11 月 22 日,他上班时带上自己的家用胶片摄像机,想在肯尼迪夫妇车队经过时拍摄录像留作纪念。这段总长 26 秒、486 帧画面的彩色无声影片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纪录片之一,也是肯尼迪之死众多阴谋说的起源。

扎普鲁德把影片版权卖给了《生活》月刊,但要求对方不得公开播映其中第 313 帧画面,即肯尼迪被枪击一瞬间的画面。当时情景让



肯尼迪遇刺前最后一瞬 本版图片 ©

扎普鲁德噩梦不断,也引发观众无限遐想。美国 CBS 电视台记者丹·拉瑟在肯尼迪遇刺第二天的报道中称,他看过扎普鲁德拍摄的影片,其中肯尼迪中枪时头部猛烈地向前摇晃。这暗示子弹是从他身后射出,与官方结论相反。

至于幕后黑手是谁,有各种猜测。有一说是当时的达拉斯保守派当道,对肯尼迪这位自由派总统恨之人骨,时任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为当天晚宴预先写好一个段子:“感谢上帝,总统先生,你总算活着走出了达拉斯。”

约翰逊本人也有嫌疑。20 世纪 80 年代对媒体宣称与他有多年婚外情的达拉斯女子玛德莱娜·布朗称,约翰逊与达拉斯的“仇肯”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担心肯尼迪在 1964 年大选中把他一脚踢开,所以他预先知道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与华盛顿的情报头子密谋暗杀肯尼迪,却没有阻止。布朗称,

刺杀前夕,约翰逊曾对她豪言:“过了明天,那些姓肯尼迪的人再也不能给我难堪了。这不是威胁,而是誓言。”

约翰逊则对外宣称,他怀疑是美国的敌人——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导演了这场刺杀,为的是报复猪湾事件。另一种和古巴有关的猜疑称,是美国反对卡斯特的古巴流亡人士因为对肯尼迪的古巴政策不满,而与美国中情局合作谋杀了肯尼迪,推出奥斯瓦尔德当替罪羊。

指向黑手党的阴谋论在上世纪 70 年代甚嚣尘上。1975 年,芝加哥黑社会头目山姆·詹卡纳在参议院准备传讯他就暗杀肯尼迪事件作证前夕饮弹身亡,一个月后,与黑社会关系密切的劳工领袖吉米·霍法神秘失踪。阴谋论者称,詹卡纳当年让手下詹姆斯·法尔斯暗杀肯尼迪,而另一个杀手杰克·鲁比负责结果替罪羊奥斯瓦尔德。1987 年,因为杀死警察而获刑 50 年监禁的法尔斯

在狱中宣称,黑手党给了他 3 万美元杀肯尼迪,以报复肯尼迪之弟、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

科幻篇:登月骗局

被视为人类探索太空一大里程碑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在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眼里,却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这些人相信,这是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在和苏联的太空竞赛中胜出,或是为了转移国民对越南战争的不满,而炮制出来的一台大戏,发出“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名言的登月第一人尼尔·阿姆斯特朗则是其中主角。

阴谋论者的主要怀疑依据来自对媒体发布的登月图片的分析。这些图片的原始数据至今仍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严格掌控,外人难以获得。

比如图片分析专家杰克·怀特指出,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从登月舱降落到月球表面的图片中,他一会儿戴着灰色手套,一会儿戴着白色手套;先是穿着高筒靴,接着又变成低帮靴;宇航服袖子腕处一会有条纹,一会没条纹……飘在外太空的他,怎么有空换衣服呢?

针对图片细节还有多种质疑:宇航员的影子像是站在聚光灯下?天空为何看不见星星?宇航员拍出的照片清晰度堪比专业摄影师?月球上没有空气,美国国旗却能“迎风飘扬”……

沈敏

南非抗艾成果显著 社会伤痛仍在继续

艾滋病病人遗孤 成了亲人重负

南非是全球艾滋病爆发的“重灾区”,经多年防治,曾经来势汹汹的疫情如潮水消退,艾滋病造成的社会伤痛却仍在继续。这一次,倾力照料患者的健康人群成为主要受害者。

抗艾“明星国”

非洲抗击艾滋病取得的进展超出 10 年前最乐观的估计。南非的表现尤其惊人,堪称抗击艾滋病的“明星”国家。

几年前,南非总统祖马公开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从此打破南非社会对此的禁忌。同时,南非加大力度普及艾滋病常识,增加投入为患者提供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治疗。如果患者坚持服用这种药物,其体内的病毒水平将大幅降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甚至不会以性交方式传染伴侣。

南非近 200 万患者接受这种药物治疗,覆盖面达 75%,仅次于抗艾组织“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设定的 80% 理想覆盖率。近年来,南非艾滋病病毒新增感染下降 30%。

南非接受过不少国际援助,但如今主要自主抗击艾滋病,由政府提供全国患者治疗所需的八成药物。政府去年宣布,2013 年和 2014 年将拨款 6 亿美元购买逆转录酶病毒药物。

像个正常人

艾滋病疫情得到控制,人们活得更长了,越来越多患者像正常人



辛贝拉(右二)与孩子们在厨房内

一样生活。住在开普敦郊区的佐利瓦·扎本蒂尼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每天做清洁工养活全家 7 口人。如果没有“无国界医生”在当地开展的治疗项目,扎本蒂尼或许难以坚持治疗。这个项目名为“坚持俱乐部”,在南非各地都设点,每个分支机构负责附近 30 名患者,为他们提供药物和例行检查。扎本蒂尼每两个月拜访一次“俱乐部”,在这里称体重、拿药,并与其他患者交流病情。

“俱乐部”里没有医生和护士,只有与药剂师保持联系的普通职员。他们为患者做简单检查,存留基本病历。如果情况稳定,这些患者每年只要去医院一次,做个全面检查就好。如此方便的服务令患者更易坚持复杂的药物治疗。调查显示,“俱乐部”97% 的患者坚持治疗。在

诊所和医院,这一比例只有 85%。过去 6 年里,开普敦地区的“俱乐部”分支机构从 20 家增长到 600 家,令当地 1.8 万患者获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治疗。

伊丽莎白·莫洛莫是约翰内斯堡的一名艾滋病患者,15 年来每天早晨 6 时 45 分,莫洛莫被手机闹钟叫醒服药。“我不觉得自己是病人,”她说,“我的疾病已经治愈。”

随着药物治疗普及,“艾滋病患者的寿命延长了 20 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的克里斯托弗·本说,人类的抗艾斗争接近决胜时刻,“我们终于可以打败这种疾病,意味着我们能触及每一个人”。

疲惫的女人

本所说的“每一个人”并不包括

奥尔加·辛贝拉,一个因照顾、抚养艾滋病患者遗孤而疲惫不堪的南非女人。

在 2006 年,继患有艾滋病的姐姐和姑妈去世后,辛贝拉和丈夫蓬梭·莫纳摩迪收养了她们留下的 6 个孩子。他们自己也有两个孩子。

辛贝拉是清洁工,莫纳摩迪是保安。他们当初以为,两人能养活一家 10 口人。然而,情况越来越糟。孩子们不听话,家里的经济情况也越来越紧张。辛贝拉和莫纳摩迪也争执不断,最后以后者离家而去告终。

辛贝拉成了一家 9 口唯一的支柱,孩子们不断给她惹麻烦:有的酗酒、有的早恋、有的辍学。他们相信,辛贝拉收养自己时得到国家抚恤,非常有钱,总是向她要钱。

事实上,辛贝拉几乎毫无积蓄,做清洁工的钱根本不够养活全家。更糟的是,她收养的大女儿布丽瓦未婚先孕,16 岁就生了一个女孩。她自己也因一段新恋情怀孕了,今年 5 月早产生了一个女孩。辛贝拉不知道如何养活 11 个孩子,36 岁的她身心疲惫。

辛贝拉的遭遇颇具讽刺意味。当南非终于控制住疫情、当艾滋病患者活得更长之时,辛贝拉和成千上万未曾感染艾滋病病毒、曾经悉心照料患者并抚养他们遗孤的人们却疲惫不堪、看不到出路。他们大多是女人,她们付出的代价、承受的伤害也是艾滋病造成的伤害,却罕见于全球有关艾滋病的数据中。袁原

相关链接

南非艾滋病疫情 曾一度失去控制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艾滋病仍是南非社会的一大禁忌,时任总统姆贝基甚至否认这种疾病的存在。易感人群得不到保护,患者得不到治疗,甚至不敢到医院检测自己是否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南非艾滋病疫情因此一度失控。如今,艾滋病已经吞噬 230 万南非人的生命,令近 100 万南非儿童失去双亲或父母之一。这些孩子中,有 11% 生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如果不是南非政府和社会及时转变态度,专家们最悲观的预测或许已成为现实,即艾滋病终将夺走南非十分之一人口生命。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近 60% 获得治疗

近年来,全球与艾滋病相关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与 2005 年高峰期相比,死亡人数减少近 60 万,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群中获治疗者的比例接近 60%。目前,全球防治艾滋病仍面临如下挑战:

首先,不发达国家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过于依赖外来资金,一旦这部分资金来源中断,将影响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持续性以及对现有成果的维护。

其次,尽管已有超过 800 万感染者正接受治疗,但仍有 680 万人无法获得治疗。